

阿

明

(一)

有人說：「白癡也有他自己的理論追求能力，所不同的是他的方向與常人不同而已。」這，我不敢確定，但「阿明」真的有他的一套。

某日，電視上映「馬戲大觀」，群丑出場，觀眾無不捧腹大笑；阿明，自然也擠身其間，誰知觀賞之餘，他却放聲大哭。

「海！小丑出場了，你哭啥啊？」旁邊的老李不耐煩地發牢騷著。

「但！」阿明擦著淚水說：「小丑花臉後淌流著淚潮啊！老李，難道他們沒有真的言笑，沒有真的眼淚嗎？你看他眼裡流露著痛苦，為何還要強顏歡笑呢？旁邊那個，那個穿著光怪陸離的大衣服的，眼神盪著光彩，為何仍須哭喪著臉呢？難道他們遺忘了自己？迷失了自己？他們不能有自己的感情嗎？人應該過著屬於自己的生活啊！為何他們不能呢？」

老李瞪著眼，許久才答著說：「人，這就是人生啊！」

阿明搖著頭，不懂他的意思。

(二)

學校放了三天假，老李不必去點名，空著無聊；阿明更閒著沒事，也就釘著老李問起問題來了。

「海！老李阿！你說生命像不像一卷紙？」

老李似亦贊同的說，「有一點像，有的拉出來，才幾年短而已；有的好像無限地在延長。」

「就是嘛！不過我想，如果生命

PP 樸 普 PP

是空白的話，倒不如剪掉些；拖得那麼長，真叫人無聊得想死呢！對了！或許死也可染紅些呢！要不，迷惘的人豈不更迷惘，徬徨的人豈不更徬徨；老李你說不是嗎？」

老李，一時找不出話來回答，也就不理睬的走了。倒是阿明，却似有所得般，一面點點頭，一面唸唸有詞：「與其無生存意義，空白的時日倒不如用血染紅……。」

(三)

自從阿明談到「死」與「血」後，

有好些日子沒再見到他了，老李唯恐小不點想法稍有差錯，後果不堪設想，急得像鍋上的螞蟻；好不容易在操場上又看到了他，才鬆了一口氣，過去與他寒暄。

「阿明啊！好幾天不見了，你跑到那裡去了？我還以為你死了呢！」

「死！才不呢！我還要有番成就，才願瞑目呢！不過，人家和媽搬到大都市去住嘛！」阿明撒嬌著說。

「那你怎麼又回來了呢？」

「我，我……」阿明覺得不好意思，口吃地說着：「我住不慣，跑回來了。」

「大都市，不是很熱鬧，很好玩嗎？你怎麼住不慣？」

「才不呢！」阿明甩甩頭說：「大都市裡住的是公寓，家與家間都沒有一點來往，毫無人情味存在；而且動不動就用現實的眼光看人。我告訴你，我新搬去的家，在三樓，一、二、四樓的門都緊鎖著，成天不見一個人影，更甯說有人陪我聊聊呢！還有，我們每次外出，別人總把我們看成怪離怪氣的，一點也不理睬。這年頭啊！人就非得有個虛偽的外表來相自隔離不可哦！」

「那你說現在打算住那裡，你媽知道你逃回來嗎？」

「這，我也不曉得。」阿明神色黯然著。

「那你就暫時來與我同住，以後再慢慢計劃好了。」

阿明抬起頭，從老李的鄉裡鄉氣中，看到了真正的人情味。